

刘齐作品集
◎ 八卷

刘齐

理论评论卷

吊诡的飞盘

刘齐 / 著

APER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DIAOGUI L.
FEIPAN

刘齐作品集 ◎ 八卷

理论评论卷

吊诡的飞盘

刘 齐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吊诡的飞盘/刘齐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1

(刘齐作品集)

ISBN 978-7-5396-5273-3

I. ①吊… II. ①刘…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②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6672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出版策划: 朱寒冬 刘冬梅

责任编辑: 刘冬梅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刘齐自画像
比真人年轻三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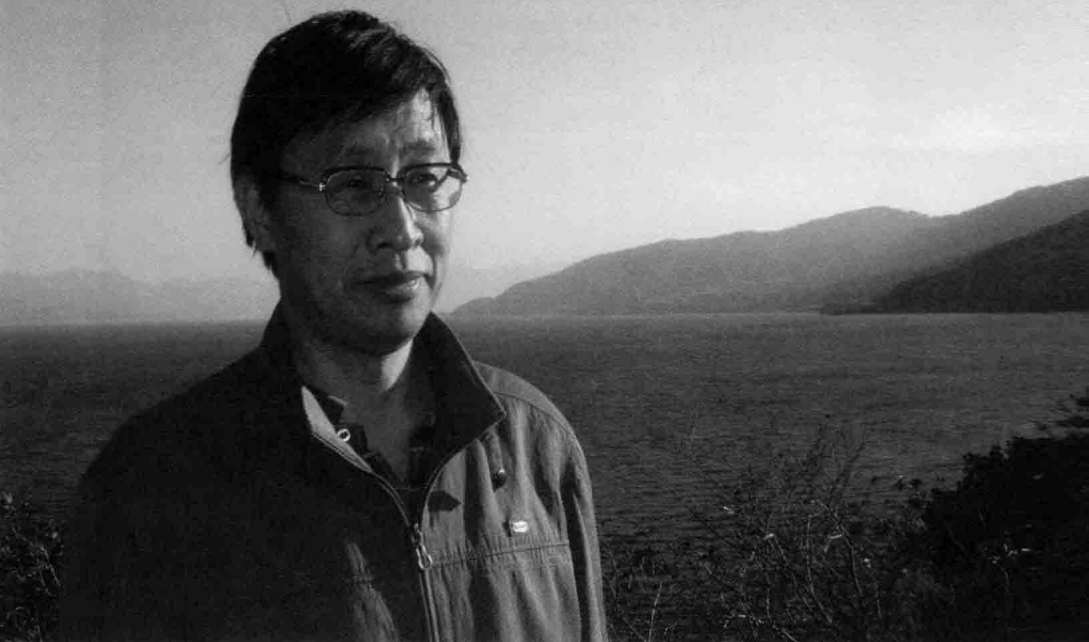
刘齐作品集

理论评论卷

吊诡的飞盘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刘齐，作家，现居北京，
其他情况见总序和各卷序、代序、后记等。

总序：语言之神

刘齐

朱寒冬社长来短信，嘱我写一篇总序，“统领全系列”。“全系列”指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刘齐作品集”（八卷），计有小说卷《赤裸相见》、散文卷《回国须知》和《一人两世界》、杂文卷《愚蠢指数》、理论评论卷《吊诡的飞盘》、译著卷《幻乡魔迹》、日记插图卷《足球与漫画》、剧本点评卷《远在天边》。这八卷书体例杂，内容杂，“年龄”（写作日期）杂，好像一群杂牌军，如何统领它们？

想着想着门外一阵轰鸣，一辆拉钢材的卡车开进来。这是小兴安岭山民老王的院子。我跟老王是朋友，从北京来他家小住。他要盖彩钢房，扩大木耳和菌袋的生产能力。卸车声、吆喝声、炒菜声响成一片。餐桌上多添了几双筷子，附近林场来帮忙的工人留下吃饭。干了几杯小烧，气氛亲热起来。

我也当过工人，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工厂开始的。那时多么年轻，多么听话，领导让写什么写什么。批判稿写了不少，歌颂稿写得更多，歌颂领袖，歌颂工人，大干苦干，向各种节

日献礼。语言贫乏,又不甘贫乏,就乱用词,写过“党的生日彩礼献”的顺口溜,明晃晃地登在厂报上。幸而无人追究:党过生日,又不是结婚,收哪门子的“彩礼”?

我这是不懂装懂。如果懂,即使发高烧也不敢这么说。担忧,内在的恐惧,让我对文字充满敬畏,一少半敬,一多半畏。写稿子,写信,写日记,就算写个便条,内心都绷紧,提醒自己,这些字句落到任何人手中,都不能给挑出毛病。文网森严,社会冷峻,以暴力为语言,以语言为暴力,说翻脸就翻脸,哪个写作人敢不加一百个小心?我编了几年厂报,所遇禁忌甚多。别的不说,单是一个词句排列,就让人拘谨得不行。校对报样时,我特别注意查看“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些字词,千万别在转行时断开,断开就是“不敬”,属于“政治问题”。如果不凑巧断开了,赶紧在前面删去几个字或标点,串出位置,把断在下一行的字词请上来。偏偏那时这些词的出现率超高,排版时前后分家的几率因此也高,无意中倒把删削冗字废话、次要语句的能力提高不少,算是一种偏得,一种奇特的收获。仿佛高举“肃静”“回避”牌子的衙役,既练板脸功夫,又练胳膊肌肉。

避免犯错误的有效途径是随大流,人云亦云。在这方面,空话和套话能帮大忙。这些话何以在中国漫天飞舞,经久不衰?力求安全,安全生产,安全第一,不能不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原因。与此相伴的,还有惰性、奴性、专制性、反智性、疯癫性,还有假话、大话、诽谤话、谄媚话、效忠话等等。这些因素混在一起,横崩乱卷,胡搅蛮缠,日蚀月腐,有加无已,致使汉语言文字空前受虐、变形,变得凶恶、粗鄙、虚伪、浮夸、矫情、僵硬、无趣、粉饰现实、回避苦难,几乎把汉语诞生以来所有的丑陋都集了大成,成了一个庞大而影响深远的话语言说体系。成亿成亿的人用这样的语言想事、说话、生活,其情其状,唉,不说也罢。

我身在其中,一步步走到今天,做过的蠢事、写过的蠢文,多有所在。对此,我深感惭愧。这一套作品集的杂文卷和散文卷中,收有一些反省文字,作为我的教训,备案。理论评论卷中有几篇早期文字,深深浅浅,印有多年积弊留下的痕迹,也收进来,跟别的文章作对比。

这套作品集中,绝大部分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写出来的。写作这些文字的过程,是努力从以往那个丑陋的话语言说体系挣脱出来的过程。如果拿一个词“统领全系列”,这个词可不可以是“挣脱”?作品集交稿了,“挣脱”没有停止,还要走很长的路。

当年写稿子,并不总是随波逐流,盲目应付。身上喜新厌旧的人类天性、年轻人争取上进的动力,尤其是周围复杂多样的生活,驱使我很想丰富语言,写出好文章。我揣一个

小本儿，谁说的话新鲜，掏笔就记，有时记得对方直翻白眼——特务啊你是？后来改了，先默记，再追记，记的多是词句，“零部件”，“砖瓦”，主要是工人的“砖瓦”。上级号召学习工农兵，我当过知青，“农”有了一点儿，“兵”参加不了，那就就近，往“工”上使劲，往底层人群的口语上用力。书本的、知识人的、干部的、古典的、外国的，也记，但是不多。这样做的结果，在我日后写作的习惯和局限中，都能看到踪影。

“砖瓦”虽小，仍有个性，需要尊重。但光有砖瓦盖不成楼房，盖成了也容易千楼一面。怎样摆脱被污染、被轻慢、被固化了的语言环境，盖一座“好楼”，写一篇妙文？还得朴实自然，还得清新活泼，与众不同，这一直是难题，困扰我到今天。就说餐桌上这几位林区年轻人，如何把他们写活？虎背熊腰，粗犷质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些说法都挺好，可是农民也能这样写，土匪——“好土匪”也能这样写。“虎背”啊“熊腰”啊，比喻了千百年，“熊腰”跟熊上身一般粗，用在现代讲体型的小伙儿身上合适不合适？再说弟兄们并没大碗喝酒，用的是一次性纸杯。也不怎么吃肉，一筷子一筷子夹的是菜，爆炒的自种菜，水焯的山野菜。

文章是文章，对象是对象，文章写出来的对象，怎么总感觉不是那个对象？文章美滋滋地、煞有介事地躺在电脑里，对象则自得其乐，没事儿人似的活蹦乱跳。

语言有丑陋体系,也有美好体系。

丑陋体系最嚣张的时候,也灭不掉美好体系。

从丑陋体系挣脱的过程,也是进入美好体系的过程,是个体语言不断重塑、更新、自觉的过程。如果多加一个词“统领全系列”,这个词可不可以是“重塑”?

挣脱已经很难,重塑尤其不易,需要做的事更多。

编书稿时发现,八卷书几百万字,很少使用惊叹号,成文时间越晚,用得越少。到后来,许多文章干脆把惊叹号给“戒”了。当年写豪言壮语,声讨批判,三句一“惊”,五句一“叹”,以为是黄钟大吕,铿锵有力,其实是干打雷,放空炮。此毛病改了很久,“重塑”很久,终于悟出,加重语气和分量,主要靠文字内力。后来一见惊叹号就烦,见媒体有某某长官“强调指出”字样也烦。你咋个“强调”?官大就是“强调”?冲着麦克风喊就是“强调”?秘书给你多写几个惊叹号就是“强调”?矫枉过正,兴许“正”到另一边。鄙视毒星,可能捎上了墨镜和长头发。惊叹号,委屈你了。

“重塑”的过程,也是打破和融合各种语言界限的过程,比如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方言和普通话的界限、白话文和文言文的界限、本土汉语和洋式汉语的界限、汉语和外语譬如英语缩略语的界限、网上用语和网下用语的界限、风格界限、主义界限、题材界限、体裁界限等等。

中国有一个严厉的说法：“划清界限”，折磨国人多年。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一对夫妻、一班同学、一群朋友、一村父老，硬是让大家选边站队，分出敌我。社会稍有松动，大量藕断丝连、暗通款曲的事例纷纷冒了出来，控诉和嘲讽先前的残酷和荒唐。“划清”，哪里那么容易？你想“划清”就划得清吗？

人与人之间如此，文与文之间也如此。稿纸无字，屏幕空白，应该怎么顺手怎么写，想跟谁“勾结”就跟谁“勾结”。不管进入哪个“地盘”，都拿自己不当外人，最大限度拓展语言的可能性、适配性。语言和文学是活的，它们的各种界限也是活的。又不是偷越国境，领土谈判，犯不上那么严格。只要文章需要，各种界限该打破就打破，该融合就融合，把原来齐刷刷的“一条线”，给它变虚变模糊，变成红霞和蓝天之间那种亦紫亦橙亦黄亦粉的奇光异彩。如果还嫌不够，干脆就把界限变没了，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你我他合为一体，新的一体。

话是这么说，做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许多文章写得别扭扭扭，远远达不到满意程度。

有时我爱想，那些古人，那些不理睬清规戒律的高人奇人，那些诚恳生活的朴素民众，他们说话写字，该是一种什么样子？文学理论是用来考试填空当绳子捆绑人的？早期规

矩稀少时代人们写作是不是更自由？不用深奥术语、典故和引文能不能把话讲清楚？可不可以用散文态度写理论，用小说手段写杂文，用文件腔调写小说，用幽默精神写社评，用段子笔法写新闻，用小人物心情写大事件，用拆散重组的路子译外文，用随笔眼光写不让随便写的东西，用不好分类之法写不好分类之状，用四不像之笔写四不像之态？

打破与融合的过程，也是语言不断自由的过程。这种自由并非孤独的、吝啬的、赤条条的自由。语言从不空手，它总要“随身携带”一些东西。

语言不仅是技巧、形式、工具，语言也是目的，是存在，是人。学习语言，也是学习做人。尊重语言，也是尊重人性。使用语言，也是使用生命。写东西这些年，我常常感到语言的神力，得它恩惠，受它惩罚，被它磨炼，让它引领，深一脚浅一脚，明白一阵糊涂一阵，从有限走向无限。

中国有财神、门神、灶神、药神、送子神（观音），却没有语言神。文曲星似乎跟语言贴边儿，但好像比较功利、世故，更贴近学而优则仕之类。现在连赌神、车神都有了，为什么没有语言神？

在我心目中，若有语言神，此神应是把古今无数语言天才化作一身的，有庄子司马迁的神髓，李杜的韵致，猴哥凤姐的鲜活，民间高手的风骨，新技术新媒体好汉的智慧，苍生

百姓的淳朴、善良、健硕、永恒，而且跨国跨洋，有海外关系，身披各大洲生活和语言俊杰的光辉。

这个神讨厌谎话狂言、谰词秽语、道貌岸然、装腔作势，谁“装”收拾谁，说谎的穿帮，拍马屁的挨踢，骂人的脏了自己。

跟这个神不用烧香磕头、开会讨论、“强调指出”，只要像对亲人那样密切，像对大自然那样热爱，这个语言之神就会报以真诚，让你尝到层出不穷的快乐。

这个神不住别的地方，就住在人们的心中。

读图时代，语言并不慌，乐得让图分担一些任务。图也是一种语言。这套作品集每一卷都有图。译著卷《幻乡魔迹》的插图、剧本点评卷《远在天边》的图片，是美国艺术家和中国各界人士提供的，衷心感谢。其余六卷中的漫画插图是我画的。画得好说不上，胆子大，不怕人笑话倒是真的。

衷心感谢各卷序言和代序言的撰写者，他们是——

小说卷的何立伟先生、商薇薇女士；

散文卷之一的李下先生、霍长和先生；

散文卷之二的单正平先生；

杂文卷的周泽雄先生；

理论评论卷的陈山先生；

译著卷、剧本点评卷的黑人阿明先生；

日记插图卷的林黑先生。

衷心感谢安徽出版集团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者。

衷心感谢多年来在生活 and 写作上关心我的师长和亲友。

衷心感谢读者，从前、现在、今后，各个时间段的读者。有了你们的阅读，我的文字是多么的高兴。

衷心感谢山民老王和那几位林场弟兄。他们让我体验到山里人简洁爽直的语言魅力。但我不确定，将来这套书出来，他们爱看哪一本，或者哪一本都不爱看。

2014年8月13日草于黑龙江丹清河

8月29日改于沈阳

代序：刘齐文学批评面面观

陈 山

刘齐，高高的个子，一双好奇的眼睛，常从大方框金属架的近视镜后惊讶地探视着这本已熟悉而此刻又变得不熟悉了的世界。这位被目为批评界后起之秀的“小兄弟”，其实年已三十四岁了，但言谈举止却还带着大孩子般的稚气。像他这个年龄，郭沫若已完成了他的著名诗集《女神》《星空》和《瓶》，先后出任中山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和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茅盾也完成了《蚀》三部曲、《虹》等多部力作，并担任“左联”的领导工作；早慧的曹禺更是早已写出了他的大多数名篇。然而不知究竟是我们捉弄了历史，还是被历史所捉弄，在这个具有特殊时代概念的年代，我们只能把刘齐归为文坛上最为年轻的那一代人来考察。我们之所以考察他，不是因为他已做出了自成一家的理论建树，成为评论界的一方重镇；而恰恰因为他是今天已在南北各地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批评群体”中的普通一员，我们可以通过剖析他的经历与文学活动来透视正在崛起的一代文学青年的观念、心态与行动方式。

坎坷一代的幸与不幸

罗曼·罗兰在他那部动人心魄的《贝多芬传》中曾把这位人类

的精神奇迹、近代最伟大的艺术英雄一生的音乐生涯描绘为“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突然……夜在天空给赶走”，“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如果借用罗翁的这段神来之笔来比喻刘齐这一代人至今已走过的交织着泪与笑、挣扎与奋斗的道路，正是再恰当不过了。

刘齐从小生活在一个新闻工作者家庭。父亲刘黑枷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在《新华日报》副刊及《希望》等著名抗战文艺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后参加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管《沈阳日报》工作，是新闻界闻名遐迩的“办报迷”。母亲也是记者。刘齐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工作者家庭，环境造就了他，给予他多方面发展才华的机会：他爱画画，尤喜漫画，至今仍技痒不止，无形中为他以后活泼风趣的文体风格培养了相应的审美情趣；他还擅踢足球，所在校队曾获区冠军，这锻炼了他敏捷的思路，他后来行文常发人所未发，使人不禁联想起国脚们射门时那出其不意的一脚。然而刘齐兴趣最为浓烈的还是文学，他至今回忆起小学那十二个寒暑假关在报社资料室贪婪阅读文学书籍的情景，仍不由为之神往。处于像他那样的社会层次，前程本是格外一帆风顺的。然后“十年动乱”的阴影很快就笼罩在刘齐头上。父亲被打成“黑帮”，他也被列入“黑七类”的另册。为不堪“造反派”们的刑讯欺凌，他和兄弟姐妹四处飘泊，当时他仅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屈辱和苦难使失去了金色童年的这一代早熟了，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从1968年开始，刘齐先后到辽宁开原县和新民县农村当知识青年。在农村，刘齐参加过春种、夏锄、秋收、冬储。他放

过马,烧过窑,打过场,筑过堤。独立地在中国社会最底层挣扎与搏击,迫使刘齐和他的同龄人洗刷了都市学生的骄懦与迂阔,感同身受地去真正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

1971年秋,刘齐被招工到机械工业部沈阳鼓风机厂工作。他干过力工、装卸工,开过车床和牛头刨,当过走南闯北的采购员。他的社会视野更开阔了,不但了解了农村,也真正了解了城市——小书斋以外的天地。以后,刘齐多年任厂里的宣传干事,通过编辑厂报和为省市报刊、电台撰写通讯报道,锻炼了他的实际创作能力。粉碎“四人帮”以后,《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及《辽宁青年》等报刊多次评选他为先进通讯员和优秀作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齐的生活才出现了根本的变化。1979年他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为文艺理论专业研究生,导师是文艺理论家冉欲达教授。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开始了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为他以后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夏,刘齐以优异成绩结束学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同年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创作研究室,致力于文学评论工作。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三十多篇文学评论与研究论文(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翻译了美国作家F. 巴姆的小说《幻乡魔迹》(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编辑了《中国抒情诗选》《外国抒情诗选》《中篇爱情小说选》,并参加了《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创刊和编辑工作。1985年初,刘齐以最高票数当选辽宁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中国作协辽宁分会理事,任书记处书记。

刘齐的生活道路是平凡的,但它切切实实地印证了参加过“四